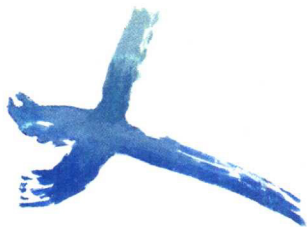


中國現代小品經典



平凡集

穆木天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平凡集

冀新登字 006 号

选题策划：王亚民 牛素琴

主 编：钟敬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王德宽 朱金顺 刘 勇

钱振纲 徐 健 郭志刚 蔡清富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平 凡 集
穆木天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5 875 印张 96.000 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 5.00 元

ISBN 7-5434-2122-4/I · 109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序

钟敬文

现代中国是处在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形期！从 19 世纪中叶起，由于列强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我国社会从末期的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了现代（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急剧了，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现象，直到 1949 年才告结束。它揭开了社会历史的新篇章。

在上述这段时期里（1919—1949），中国思想、文化，随着政治、经济等的剧变，也起了相应的重大变化。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和迅速发展的新文学活动就是这时期文化上大变化的一种有力表现。

小品散文是新文学中的一个门类。新的小品散文作品，随着新文学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而且曾经被当时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称为成绩比较突出的文学门类。

首先，这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品集在数量上相当多，虽然没有严格的统计数字可据，但大体估计，总有近五百种吧？问题还不仅仅在数量上。这个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家，由于各自家庭出身、个人资质以及教养、经历等的种种不同，使他们的作品，从主题、题材到艺术风格等都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

这一时期作家们的作品在思想、情趣上，有的激进，有的热烈，有的幽默，有的凄婉，有的闲适，……在风格上则有的刚健，有的剽悍，有的清新，有的浓艳，有的淡素，……这些各异的形态，真如百花园里的群芳，颜色有红、白、蓝、黄，形体有肥、瘦、重、单，香气有强、弱、浓、淡，……乍一接触，使人大有目迷五色，耳惑五声的感觉。

自然，这些纷繁不一的作品，从质量上看，有些是很卓越的，有些则比较一般；从反映时代的精神上看，彼此颇有强、弱、深、浅之分。但是，它们是同属一个时期的文化产物，不管彼此有怎样的距离，总不能不多少地带着同时代的社会色彩。何况既是成名作家的作品，在艺术上就都应

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吧？这就使它们在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乃至七十多年之后，还有一定存在价值的原因。

现在的多数读者，对于这些情思和风格各异的历史上的作品，也可以有些不同的态度。他们对于那些时代精品，除了领会它的思想、情趣之外，还可以深深品味它的艺术风格。对于那等次稍低的作品，在内容上可以了解作者的心态，艺术上也可以领略它们的某些长处（如果一点长处也没有，它就不应入选了）。总之，作为一种时代的艺术心声，这些作品多少是值得一读的。

这只是就一般读者说的，至于对于那些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乃至文化史家，它们的作用就不只于此了。他们既可以从这大量的作品中诊出那时代的脉搏，还可以对于某些作品进行专精的研究，以求得对当时某些作家们的精神风貌和时代习尚等的理解。

由于上述的原因，我觉得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下决心编纂、出版这套丛书（多数已经绝版多年，现在一般图书馆也不大容易找到的散文集子的汇集），是一种真正有裨益于繁荣新时代文化事业的好事！我想海内外人士及一般读者对此都应有同感吧。

1992. 6. 23 北师大

自序

在这本小的集子中，是包含着在所谓的“小品文年”中我所写了一些散文。除了极少的例外，都是从一九三三年秋到一九三四年夏所写的，因为文艺副刊的盛行，散文小品自然要发达，这种在中国所特有的现象中，我虽然并没有预想过要写这一类的东西，可是，也居然随波逐流地写了这一类的一些短文。

每月写来写去，究竟共写了多少，自己也没有计算过；稿子是保留着的，可是，出版印集的事情，自己就始终都没有想过。虽然也有人问过我要给我这些短文出版，可是，第一，是因为数量寥寥，其次，总觉得这些散文过多功少，所以，结果，只有一个拒绝作为回答。

这些东西，原来本有会被消失的运命的，可

是，它们随我到旅途中，到“避暑地”里，到“别庄”里边，而又在我的行囊里边随着我回来的时候，它们就成为了我所痛爱的婴儿了，我把它们珍藏起来，我才感到它们是我的过去的生命。

友人劝我把它们集拢起来，于是，就选择了一下，弃掉了一部分，把其中的十分之七八的数量，编成了这个集子，结果，数量是出人意外地厚，自己也感到奇怪了。

编成了之后，就发生了命名的问题了。经过几天的工夫，才算想好了“平凡”两个字，因为“平凡”两个字最适合我的当时的心情，是最足以作为这些杂文的特征，所以，名之为《平凡集》。提到“集”字，自己总觉得像是老气横秋似的；但是，只用“平凡”二字，又觉得有点不大够，于是乎，也就妥协了事了。

数年来，心境渐趋平凡。大地生出来的孩子，是想要把自己的生命同大地的步调相一致，这并不奇怪。恶魔不是从天使中墮落下来的，而是大地的儿子，自己数年来是这样想法。在我的长长的人生旅途中，我曾渴望着远远天边，人烟尽处，可是，这种过去的心情，现在，是成为回忆里的烟云了，因为，我一天比一天平凡起来，我爱红尘，我爱人世的平凡。大地的儿子，是要同大地的平凡步调相一致的。

在大地里边生活，每日都是应当工作的；上

阵打仗也好，修桥铺路也好，什么事情都好，只要有益于大地上的人众。《平凡集》里边的这些杂文，或者多多少少是带点修补作用而作的。然而，是平凡，并无奇。在这种平凡的工作中，也得罪过人，可是也遇见些新的朋友。“砍的不如削的圆”，欢喜向你挑眼的人，总是有他的话说的。这些杂文，是一些修补工作，里边，自然，不能从ABC讲起，由导言从长说来，而缺漏语病，更所难免，受人误解，自是常事；但是，假定过去攻击我的人，不是预有计算别具阴谋的话，还是让他的攻击成为“过去”罢。对于无恶意的攻击，是应当忘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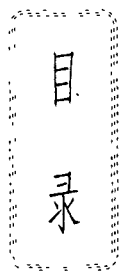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那个写这些杂文的一个年间，又遇见了一些新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是令人不能忘的，那就是陈君冶君。可是，那一位扬州的青年，以一种极惨的病症死去了，而且，是死在异国里头！自从由于一次论战而却成了朋友之后，他常劝我多写一些杂文，日后收成集子，对于论战文字，把同我相对立方面的文字也附加进去：这种意见，我是始终记得的。曾经有过关于电影的论争，因为那不是属于我的自己的园地，就连我自己的文章也都不要了，对方的文章，自然，更谈不上收进去，可是，同君冶的论争，是照君冶的意思办理了。论争本身，是否有当，曾否有结论，可当别论，但是，在这里所表明的，不

是敌对，而却是一种友情。

这种集子里，不是诗，是散文，然而，是处处都表露着我的情绪的，自然，那是一些平凡的情绪了。虽然里边含有着一些自己的感情，但是，决不是正牌的随笔文。称之为杂文则可，称之为随笔，则是有点不行。在这一年间，我倒也曾写过“秋日风景画”一类唯美印象式的散文，前后计四篇，和一些怀乡的随笔，但，总觉不是脂粉气和造作气，就是情绪单调而硬板。总没有这一类杂文自然些。写这一类的杂文时，心境总是平凡的，态度总是严重的！这一种平凡，也许不外是书生的平凡了。

心境是平凡的。集子，因之，命名为《平凡集》。我希望能使自己的心境更平凡些才好。

一九三六年春分日病后草



谈“文艺样式”	(1)
心境主义的文学	(5)
“心理描写”	(9)
“怀古”与“取材于古”	(12)
绝对与拟古	(16)
这是历史的问题	(19)
口头的创作之建立	(22)
儿童文艺	(25)
谈“游记”之类	(28)
关于中国小说之研究	
的管见	(31)
小说之随笔化	(35)
随笔与小说	(38)
谈写实的小说与第一	
人称写法	(42)
附：谈第一人称写法与写	
实小说(陈君冶)	(45)

再谈写实的小说与第一

人称写法 (47)

附:论写实小说答穆木天

(陈君冶)..... (51)

关于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

写法之最后的答辯 ... (55)

诗歌与现实 (59)

诗歌与平凡 (64)

关于歌谣之创作 (66)

一点意见 (70)

谈《红毛子》 (73)

关于《烙印》 (76)

关于《罪恶的黑手》 (80)

关于《卖血的人》 (84)

《旅人》与《街头的女儿》 ... (90)

从“竹溪书画展览会”

归来 (93)

《满洲画刊》·····	(96)
看了《春蚕》影片之后·····	(99)
故事中的历史性·····	(102)
谈“太平歌”·····	(105)
我与文学·····	(109)
关于“五四”个人的回忆·····	(113)
“五四”文学之研究工作·····	(119)
“五四”以前中国有没有 宝贵的文艺遗产·····	(124)
“五四”与“标点旧书”·····	(128)
封建之复活·····	(131)
开玩笑与发牢骚·····	(134)
启蒙运动·····	(137)
从文言文之复活谈到国文 教学问题·····	(140)
谈翻译介绍·····	(148)
论重译及其他·····	(151)

从《为翻译辩护》谈到楼	
译《二十世纪之欧洲	
文学》	(156)
再谈楼译《二十世纪之	
欧洲文学》	(160)
诺贝尔文艺奖金与	
国亡者	(164)
蒲诺阿与诺贝尔奖金	(167)
诗人的运命	(170)
天才之发展	(172)

谈“文艺样式”

在中国，文艺样式的研究，到现在还没有被许多人注意。这里是表示着中国人之对于历史的太不关心。只顾目前，不管历史，这是中国文学者之大毛病。真的文学者，是须二者兼顾的。

文学样式，是从外国语 Genres litteraires 翻译出来的。“Genre”一语，是可以译为部门，种类，等等字眼的，在艺术方面，是要译为体裁或样式的。这里的样式云者，是不要同风格样式相混同的。而风格样式，还是只用“风格”二字好啦。这种区别是为的免得把 Genre 同 Style 混同起来而设。

“叙事诗”，“叙情诗”，“寓言诗”，“悲剧”，“喜剧”，“Comedia dell'arte”，“宗教神秘剧”，

“洒泪的喜剧”(Comedie larmoyante),“小说”,“格言”(Maxime),“书简”等等,是各种不同的文艺样式。这不同种类的文艺样式,是还可以细分。如抒情诗中有“十四行”有“铭诗”有“献诗”有“俗谣”等等即是一例。这种不同种类的文艺样式就其发生上说,是各有其社会的基础的。例如“武勋叙事诗”是中世骑士社会的产物,“宗教神秘剧”是中世僧官阶级之产物,“寓言诗”则是中世手工业市民社会之产物,“古典悲剧”是十七世纪绝对主义下的产物,“书简”和“十四行”是宫廷社会的产物,“小说”是工商业的市民社会的产物,等等是也。某一种文艺样式,即是某一集团的人的产物,而它的生与死也正是某一集团的人之生与死的气压表(Barometre)。例如法国绝对主义之消长,是同“古典悲剧”之消长成正比,而“小说”之发达是和市民社会之发达取同一步骤。而更如不同的人群在社会中互相有着交涉似地,在各种样式之中,也是有着对立和同化的现象的。

法国十九世纪末的文学批评家卜律诺提叶尔(Ferdinand Brunetiere 1849—1906),在他的《法兰西文学史提要》中,提示出来“样式之分化”(Ia differenciation des Genres)的原则。他指示出来“样式之分化”是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虽然卜律诺提叶尔的生物主义是含有许多武断和不

精到的地方，然而，他所提出来的“样式之分化”的原则，如果我们能正确地把它发展起来，是对于文艺的认识有重大的用处的。

对于中国人，“文艺样式”之研究，还没有起较大的反响。特别地令我注意的就是中国文学者们忽视样式之区别，有时竟把不同的样式混在一起。在一本关于小说的著作中，我看到著作者，把中世的叙事诗都看做小说了。中世的叙事诗和中世的传奇是一种武士贵族的文艺样式，而文艺复兴以后的小说是市民的文学样式，是不可非议的事体了。从样式发达史上看，中世的传奇，中世的叙事诗，决不是小说，小说也不是从叙事诗和传奇发展出来。固然中世叙事诗传奇的系统，已在十六七世纪取了散文化的形式，然从各方面看那仍是贵族文学之系统，而不是市民的文学样式“小说”。

在中国的国文学之研究，文艺样式发达史之研究也是必要的。对于旧小说作研究工作的，虽颇不乏人，可是，对于小说样式之确定，对于小说同随笔杂记之界限，好像还未有精确地从社会史的观点整理起来，我希望诸位国文学的研究者对于文艺样式之研究，宜给出一个很大的努力来。我以为样式之研究是大可帮助我们的研究工作的。

为对文艺有精确的认识起见，样式的研究，是